

短篇小说集

高峡平湖



短篇小说集

高 峡 平 湖

陕西省宝鸡市冯家山工程指挥部政工组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书号：10094·117 定价：0.82元

毛 主 席 语 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目 录

开路新篇·····	凤翔民兵团创作组	(1)
勇往直前·····	宝鸡民兵一团创作组	(25)
湛蓝的火花·····	指挥部工程队创作组	(49)
老 耿·····	岐山民兵一团创作组	(69)
新来的技术员·····	指挥部创作组	(89)
新的脚印·····	指挥部文艺创作学习班	(110)
雨打坝高·····	指挥部创作组	(134)
飞雪战歌·····	指挥部文艺创作学习班	(158)
女推土机手·····	指挥部工程队创作组	(183)
查 线·····	指挥部文艺创作学习班	(209)
古河铁壁·····	扶风民兵一团创作组	(226)
夯歌嘹亮·····	岐山民兵一团创作组	(249)
连心田·····	岐山民兵二团创作组	(269)
马石娃·····	扶风民兵一团创作组	(290)
炉火正红·····	指挥部创作组 宝鸡民兵一团创作组	(308)
滑轮飞转·····	宝鸡民兵二团创作组	(338)
后靠李家山·····	指挥部创作组	(354)
后记·····		(377)

开 路 新 篇

凤翔民兵团创作组

指挥部召开的干部会议结束后，杏树坡大队民兵连指导员王铁虎，把印着“农业学大寨”的黄挎包往肩上一挎，头一个蹦出会议室。难怪啊！在这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冯家山水库工程复工了，谁的心里不象揣着一团火？

铁虎，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心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他兴致勃勃，迈开长腿，噌！噌！噌！大道上滚起两溜土浪。

望着周围春光明媚的山河新景，他回味着总指挥散会时的讲话：“……宝冯公路是穿过沟壑纵横、崇山峻岭，通往冯家山水库工程的咽喉要道。将来一切工程器械、材料，都要不分昼夜从这里抢运上去。所以，一定要把它建成为一次过数百吨压不塌、特大暴雨冲不垮的钢铁通道。冯家山水库工程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下了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上了

马，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大干快上，实打实地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想到这里，他恨不得一步赶回村，把修建宝冯公路的精神传达到每个人的心坎上。

走到半路，铁虎突然拐了个弯，顺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爬上山坡，向悬岩陡壁的山腰奔去。他要到现场去考察自己刚才在会上的一个想法。

在地形复杂的山腰上，铁虎攀着荆条树杈，艰难地踏勘着。他一会儿溜到深深的沟底，一会儿攀上陡峭的山梁，一会儿伫立观察思索，一会儿又匆匆往前赶去，头上冒着热气，豆大的汗珠挂了满脸，也顾不得擦一下。就这样，他跨过老虎岩，越过飞嘴湾，接着又爬过阎王砭。直到把这一带地形的根根梢梢勘察清楚，心里有了底，才踏着月光，过到河西，攀上山坡，返回村去。

大队会议室里，人声喧嚷，正在开战前动员大会，铁虎喘着粗气，一步跨进门去。

“铁虎！”大家一齐迎上来。连长赵春山第一个跑到跟前，扳着铁虎的双肩：“你这家伙，开完会，我跟脚找你，不见你的影儿，到哪去了？”

铁虎微微笑了笑，蹲到刘支书身旁，用袖子抹了下脸上的汗道道说：“会后，我到山腰看了看。我有个想法。”

“嗨！啥想法？”刘支书眯着眼，深情地望着这个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上领导岗位的青年人。

铁虎把在场的人扫视了一遍说：“我想把这线路改一改。”

“改线？为啥？”赵春山疑惑不解。

“原设计的线路，要穿过果树滩大队新平整的河滩地，和他们的几座专供冯家山工程用灰的石灰窑，所以，我想让公路绕过这几个石灰窑和那片河滩地，从老虎崖、飞嘴湾、阎王砭一带直插过去……”

“哟！”听了铁虎的大胆设想，人们兴奋地议论起来。刘支书也是又惊又喜，暗暗赞叹：“小伙子处处站得高，看得远，是块好料啊！”

但赵春山一听，心里却象猛地压了块砖，沉甸甸的。因为杏树坡今年憋足了劲要跨“长江”，正准备集中全力，赶夏灌前打上几眼机井，把全大队的旱地都美美浇上几水。可要一改线，这打井的事……

铁虎凑过去亲热地说：“春山叔，你经验丰富，领着大伙干一场吧！”

赵春山使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几下：“铁虎，平时办事，叔赞成你的闯劲，可改线这事，你欠思量，这样一闹，要多花多少劳力，那岂不是乱了咱大队生产的阵脚？”

赵春山话刚落音，一个四十多岁矮胖个子的民工连

忙凑上来，随声附和：“是呀！老虎崖、飞嘴湾、阎王砭，地形险恶，咱为啥偏要自找苦吃呢！按原设计施工还不是一样交差？”

铁虎早就料到，要改线，总会有人反对，但怎么也没有想到首先反对的竟是一向支持自己的春山叔。当他又从这个名叫张贵的民工的话里，嗅出一股不正常的气味时，他想了想，冷静地问张贵：“难道我们修这段路是应付上面的差事？”

张贵一听铁虎这话里有话，连忙干咳两声，吞吞吐吐地说：“哦！不是那意思，我是想……唉！这可和打井撞了车啦！不过，嘻嘻！我本人坚决拥护改线……”

铁虎没理他，又对赵春山说：“大叔，我们应该多想想：那片河滩地，是果树滩大队社员扑着干了一个冬天，一把土掺着一把汗垫出来的，他们已经花了多少劳力？那几座石灰窑搬家，又得多花多少劳力？况且这一搬家，耽误了时间，要少烧多少石灰啊！那岂不是乱了果树滩大队过‘河’、跨‘江’，一心拿石灰支援冯家山水库工程建设的阵脚？”见赵春山没吭声，他又说：

“咱再好好把劳力调配调配，打井的事，耽搁不了。”

赵春山一声不吭，走出了门，蹲在外边一个土包上，望着远处老虎崖方向出神。

刘支书挠了挠花白的鬓角，看着赵春山那股神情，觉得他是赶进胡同的大车，这个弯子一时不好转，就招

呼大家先散会，明晚再开会讨论这事。

铁虎回家胡乱吃了些剩饭，便急火火出了门，找到老支书，一块到赵春山家，盘腿坐在热炕上，开肠见肚地谈到深夜。铁虎不但详细讲了改线对全局的好处，而且还讲了将来怎样合理调配打井劳力，还说抓紧突击修完路后，把全部劳力撤回队里打歼灭战。最后总算把赵春山的眉头说展了。

二

后来，铁虎找指挥部李技术员谈出这个建议。李技术员扶了扶眼镜说：“当初设计时，也曾有人提过这个想法。但考虑老虎岩一带地形复杂，难度大，恐怕误了工期，拉了‘七一’通车的腿，所以才测了现在这条线。”

铁虎把拳头一挥说：“过去，我们村有不少人在宝成线上干过，对爬岩、放炮、开石方都有些经验。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最后经过研究，指挥部同意了改线方案。

铁虎整天不沾屋，他从一队跑到四队，四队跑到九队，九队又跑到二队，把十个队跑了个遍，找老石匠询问老虎岩的地质情况，和老炮手商量炸阎王砭的办法。

清晨，当鸡啼声刚刚划破东方的晨曦，洪亮的钟声

和人们欢畅的笑语，便响彻了杏树坡的上空。攻打老虎岩的民兵连战士，头戴安全帽，肩扛铁锤、钢钎、安全绳，在铁虎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要说老虎岩、飞嘴湾、阎王砭，果真名不虚传，重重耸立的悬岩上，块块怪石呲牙咧嘴。深邃的沟壑里长年风声呼啸，阴阴森森。

杏树坡连面临的困难，复杂而艰巨。

铁虎只穿了个红背心，把裤管挽到大腿上，带着柱子等几个棒小伙，挥舞着大镐，在前边挖出一排通往老虎岩顶的脚窝。大伙互相搀扶着，攀上岩石顶。

站在老虎岩上往下一望，石壁直立，深不见底，令人头晕目眩。铁虎二话没说，抓起安全绳。柱子上前一把拉住铁虎胳膊：“铁虎哥，让我下吧！”

“不！我爬石崖有经验。”铁虎扳开柱子的双手，两只铁钳似的大手抓住绳索，身子贴着岩石，向下滑去。

按计划，先要在大张口的老虎嘴的上嘴唇上炸出一个工作面来。铁虎下到半腰，安全绳却被突出的老虎鼻梁隔架着，来回晃动。大家的心象提在手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模糊的身影。只见铁虎陡然蜷缩身子，向老虎嘴的上嘴唇猛扑过去，但安全绳摆动的惯性，又把他抛了回来。经过多次努力，铁虎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石尖上着了脚。他用手搬掉松动的悬石，站稳身子，取下

背着铁镐，艰难地一下一下抡着，镐尖敲在松动的岩石上，石末四溅。就这样，他迅速地掏挖，装好了一个个缝子夹炮。点着导火索后，拉着安全绳，抓着小树枝，敏捷地攀了上来。“轰隆！轰隆！”烟尘滚滚，乱石飞扬，老虎岩的鼻梁被炸得七零八落。

石岩顶上，顿时一片欢腾，战士们争先恐后地下了石岩。只见抡锤的似泰山压顶，掌钎的如猛虎擒羊，叮当，叮当，半山腰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抡锤打钎声。

“轰隆！轰隆……”从早到晚，接二连三的炮声惊走白云，震动群山，巨大的石块滚下山崖。老虎岩的上嘴唇炸掉了！半山上开出了一块凹凸不平的场地。

连续好几天，铁虎总是一马当先，不怕苦累，不怕风险，带着大家又在飞嘴湾、阎王砭开出了好几个工作面。他人累瘦了，眼熬红了，但劲却更大了。

经过两个多月苦干，杏树坡民兵连战胜了千难万险，公路修得有了个样样。

不料，风云突变，一天下午快收工时，老天爷猛地翻了脸。狂风卷起黄沙，呼啸着在空中掠过，黑沉沉的云块硬往一起挤。雷声，电闪交织在一起，一转眼，暴雨劈头盖脑直泼下来。路基上雨水横流，冲刷出道道水沟。铁虎、赵春山、柱子和大伙，顶着草帽，披着蓑衣，提着铁镐铁锹，日夜不停地在路基上排除积水。

“哗啦！哗啦！”高处的泥孤石层被雨水浸松了，

一处接一处地塌下来，堆得刚成形的路基上到处都是石块，大家看到这情景，真比揪心还难受。

雨刚一住，铁虎就冒着危险，扛着撬杠，爬上斜坡，去清理那些呲牙咧嘴、虎视眈眈的险石。不料脚面被塌下的石头砸伤了，第二天肿得成了发面馒头，但他还咬着牙，同大家到工地查看塌方情况。回来后，大家劝他回家去将息几天，他开头一口拒绝，后来才勉强同意了。

天黑了，月亮从黑糊糊的山背后钻出来。在路基旁一个土坎上，还蹲着一个黑影，这是赵春山。他一口口地抽闷烟，浓烈的烟气呛得他一声接一声地咳嗽。望着那一堆堆铺天盖地的大塌方，他心里象翻倒五味罐，酸辣苦甜不是滋味。他本打算：每天多出几身水，尽快突击完公路，好把人撤回去打井。可这一下，光清这塌方，又不知要费多少劳力。咳！悔不该当初没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铁虎新上任，头脑爱发热，做事顾前不顾后，到底还欠火候啊！

忽然一个黑影溜到他跟前，定睛一看，原来是张贵。

张贵挤挤眼睛，细细察看了一下赵春山脸上的颜色，故作叹息地说：“咳！想逞能却闹了个取不离手，要是当初不改线，说不定快完工了，哪能碰上这麻烦？”

张贵这话，说得赵春山心里直发躁，他瞪了张贵一眼：“这阵说这废话干啥？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清塌方。”

“哦！对对！当然这烂摊子得你出面收拾。”张贵满脸肥肉挤在一起，做出难看的微笑：“我倒想了个好办法，正要给你谈，咱把塌下的土和石头往路基外边一折，挖一半垫一半……”

“胡扯，那外边一半路基会牢靠？”

“唉！你听我说完嘛！咱可先用塌下的石块在外边垒个挡墙再垫土嘛！这样既简便，又省工……保险可以早些完工撤回去打井……”

赵春山脑子里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倒是个办法，拧紧的眉头慢慢松开了。

第二天上工地，赵春山详细给大家叮咛了挖一半垫一半的办法。

“赵连长。”柱子有些犹疑地说：“这样搞公路质量会不会受影响？我看还是和铁虎哥商量一下再干吧！”

“垒上石头，问题不大，不要等了，抓紧时间要紧，我们一定把暴雨夺走的时间抢回来。”赵春山不耐烦地打断了柱子的话头。

赵春山憋了一股气，带着大伙扑着身子猛干，一天多功夫，就修复了好长一段路基，他这才稍稍把憋的气吐出一些来。

这天下午，赵春山正抓把大头锹，光着膀子往路基外扬土，忽听背后有人叫了声“大叔”。一回头，原来是铁虎回来了。在他身后，还站着一大群本大队社员，一细盯，都是打井队的。

铁虎见赵春山有点愣神，连忙说：“我回去和老支书商量了一下，觉得路基塌方多，要想提前完成任务，必须增加劳力，就暂时把打井队也抽来了。家里由老支书发动妇女娃娃、零散劳力先干着，待这里一突击完，立刻回去打歼灭战，争取通车那天也见水。”

赵春山一听，铁虎的话句句在理，脸色才慢慢缓和下来。

铁虎沿着路边，细细地看了一下，接着又沿路边下到最底下，贴着脸细细地察看被水泡湿的路基一边，眉头不由得皱起来。他翻身上了路基，几步跨到赵春山跟前，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声音里充满着激动：“这样搞不保险啊！”

“什么？”

“路基外侧塌过方，根根处被水泡过，基础不牢靠。这种垫法，尽管垒了石墙，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会给公路埋下隐患，对质量有影响啊！”

“那费这么大劲垒成的石墙……”

“应该立即返工，再朝里侧挖进两公尺。”

赵春山一听，血几乎窜上头顶，脑袋也大了，好家

伙，里边塌得那么高，挖进两公尺，上边的都塌下来，那要挖掉多少方啊！那突击打井的事保险吹了灯。他直冲冲地嚷起来：“我不能同意。”

“老赵同志。”铁虎的语气更加郑重：“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要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党既然把修路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要认真保质保量地完成，哪怕承担再大的工作量也要拿下来。”

铁虎话刚落音，大伙也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铁虎的话对。咱那标语牌写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现在多费事，将来就能少费事。”

“应该返工！”

“应该往里挖！”

柱子跑到路外侧，用脚使劲把垫的泥土一踏：“这半边虚泡泡的，看着就不大带劲嘛！”

铁虎顺手捞过一把铁锨，走过去，用锨把使劲朝柱子踏过的地方插下去。他拔出锨把，说：“即使根基牢靠，这样用泥土虚垫，将来遇到暴雨积水，也有沉陷的可能啊！”

赵春山心乱如麻，脑子嗡嗡直响。他把垒的石墙看过来，看过去，越看越觉可惜，直到他又亲自用锨把试了试虚实，亲自跳下路基一侧看了看稀松的根基，心里才慢慢开了一条缝。

他猛地抄起一把镢头，朝里侧土石堆挖去。

“大叔。”铁虎惊喜地叫了一声。

“挖！”赵春山闷声闷气地吐出这个字。

顿时，艳阳下飞起无数把镢头，震得地动山摇。

三

杏树坡民兵连因增加了一批生力军，再加上铁虎和赵春山合理调配工作面，铁虎又跟大伙商量工前工后多放两排炮的办法，所以，进度大大加快。在塌方清理得差不多时，为了不影响队上打井，铁虎及时叫打井队回去了。

连续又苦干半个多月，终于基本完工了。嗨！修好的公路，光溜溜，平展展，穿过老虎岩，跨过飞嘴湾，飞过阎王砭，和前面果树滩大队修的公路连成一气。杏树坡连干部商定，留少部分人搞收尾工作，大部分人可以往回撤了。

这天早上，赵春山心情特别高兴。他象遇到什么喜事似的把胡子刮得精光，还新换了一身衣裳。这不光是因新修好的公路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而且他还谋划好了回村突击抢挖机井的方案。他不歇气地往返于各排之间，招呼着大伙收拾工具，打折行李。忙活了一阵，他忽然发现不见铁虎、柱子等几个人。奇怪！钻哪去了？

这阵子，在阎王砭公路边的斜坡上，攀爬着几个人

影，这正是铁虎和柱子他们几个。铁虎一边走，一边认真地观察着斜坡上每一块地方。忽然，他收住了脚，两眼死盯着一个地方，好半天不眨一下。片刻，他走上去，使劲用脚一蹬，哗啦啦！几块稀松的石渣一直滚下坡去。他抡起铁镐，吭哧吭哧朝那里挖去，越往里掏越虚。哗啦啦！哗啦啦！掏出的碎石渣不断地往下淌着。不一会，下面路基上就堆起了一个小山包。

就这样，他们一边挖，一边研究着每个地方的石渣，直到阎王砭的尽头，才停住了脚。

这边，赵春山喜滋滋地把铁镐一把把放好，用铁丝捆扎着。门忽然“啪嗒”一下撞开了，张贵象失了火一样冲进来。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过分夸张地叹息着：

“唉唉唉！好我的连长哩！你还收拾个啥，这回咱咧井彻底突击不成咧！铁虎告诉各排，先别让收拾行李，他和柱子几个先商量好了，想把阎王砭那段一里多长的公路边坡由原来的六十度再往里削成四十五度哩！”

“啊？”赵春山手一松，没捆好的铁镐散了一地。接着他大喘一口气，两只手一下捂住头，扑通坐在小凳上。张贵心里暗暗高兴，连忙凑到跟前，哈下腰，声音里象掺了蜜糖：“赵主任，我是很理解你心情的，一个大队头前人难当，这二年你把心操扎，把眼熬扎，把力出扎，才打出杏树坡队这一片大好生产局面。今年再把夏灌搞成，产量保险能过‘江’，全杏树坡谁不佩服你。